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十四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五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

昭二十一年
盡二十三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頃音傾。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自外至故曰入。披其邑故曰叛。南里宋城內里名。披普彼反。

注自外至里名。正義曰賈逵云書入華猶兄弟作亂召而逆之是賈以此入從國逆之例也釋例曰春秋稱入其例有二施於師旅則曰弗地在於復歸則曰國逆國逆又以立為例逆而不立

則非例所及諸在例外稱入直自外入內記事常辭義無所取而賈氏皆以為例如此甚多是杜意以賈氏逆之為非故云自外至故曰入以顯異之也五年傳叔孫昭子數豎牛之罪云又披其

邑將以赦罪彼注云披折也此分析君邑以自屬已故曰叛也傳稱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守之知此南里是宋城之內里名。

○秋七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為太子則失位遂微弱

為國人所逐故以自出為文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辭公故還

傳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

周景王也無射鐘名律中無射。鑄之樹反射音亦注同中丁仲反。

疏

注周景至無射。正義曰周語

云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二十三年將鑄無射

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不聽問之伶州鳩州鳩對王又弗聽卒鑄大

鐘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孔晁於二十四年注云昭二十一年如彼交則此年鑄鐘成之年而傳云將鑄無射者此為州鳩之言張本州鳩以未成之時為此言故此年發傳而言將也州

鳩此下之言與周語州鳩之言全不同者彼是對王之問此是自言其事異時別言故不同也周語及此皆論鐘事故云無射鐘名其聲於律應無射之管故以律名名鐘襄十九年孝武子作林

鐘亦是鐘聲應林鐘之律也此無射之鐘在王城鑄之敬王居洛陽蓋移就之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時鐘猶在東魏使魏收聘

梁收作聘遊賦云珍是淫器無射商縣是也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大常寺時人悉共見之至十五年勅毀之

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

乎 伶樂官州鳩其名也。伶力丁反字或作冷非也。

夫樂天子之職也

職所主也

夫音樂之興也

樂因音而行

而鐘

音之器也

音由器以發

天子省風以作樂

省風俗作樂以移之

疏

注省風至移之。正義曰漢書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

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是解風俗之名但風俗盛衰隨時隆替國之將滅風散俗煩天子新受命者省此風俗之敝乃作樂以移之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孔安國云風化也俗常也移大平之化易衰敝之常也地理志以風為本俗為末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是說作樂移風之事也

器以鐘之

鐘聚也以器聚音

輿以行之

樂須音而行

疏

器以至行之。正義曰為上言鐘音

之器也故此云器以鐘之言器以鐘聚其音又上言音樂之興也故此云輿以行之承上語不倫者亦猶易繫辭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隨文便而言耳

小者

不窕

窕細不滿窕他彫反

大者不櫛

疏

小者至不櫛。正義曰言小不至窕則窕是細之意也大不至櫛則櫛是大之

義也說文云窕深肆極也由細故能極於深是窕為細不滿謂不能充滿心也櫛聲近橫故為橫大心所不容故不入心也下窕則不咸咸如字本或作感戶暗反

物和則嘉成

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

億安也。億於力反樂音洛

窕則

不咸

不充滿入心。咸如字本或作感戶暗反

楓則不容

心不容堪容

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楓矣王

心弗堪其能久乎

為明年天王崩傳

○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

不在適子

位以長幼齒。適丁歷反長丁丈反

疏

注不在至幼齒。正義曰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鄭玄云正尸者

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彼言子坐東方謂大子即鄭所謂主人也彼初死之時即別過庶況其至葬君道成矣大子失其位明其不在適子位也

位在早是以長幼為齒蓋處其庶兄之下

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

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斃

詩大雅絜息也。解佳賣反堅許器反

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為蔡侯朱出奔傳。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

叔孫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季孫欲惡諸晉憎叔孫在已上位欲使得罪於晉。惡烏路反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

禮為士鞅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牢禮各如其命數魯人失禮故為鮑國七牢。費音秘故為于偽反疏注鮑國至七年。正義曰十四年傳曰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鮑國歸費之事也杜以周禮掌客云上公饗餼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以諸侯牢禮各以其命數卿大夫來者亦當牢禮如其命數計鮑國齊卿不過三命於法當三牢

而魯人失禮為鮑國七牢也下云加四為十一知本七也劉炫云案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餼五牢則臣之牢禮不依命數鮑國禮當五牢加二牢耳今知非者杜以掌客諸侯牢禮各依命數以

卿大夫无文故杜據諸侯言之不謂卿大夫以下亦依命數而士鞅怒疏士鞅怒。正義曰劉以鄭注掌客爵卿五牢爵大夫三牢爵士大夫而規杜非也

鞅怒者但陳設為鞅鞅必不怒其時魯人報云鮑國之禮鞅遂怒其輕已日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

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為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恐且勇反下注同。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公御士。貍勅

俱反少詩照反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惡如字又烏路反亟言之公曰司

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亟欺冀反疏亟言之。正義曰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為亟也或當

為亟亟數也數言之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

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

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貍。飲於鳩反下同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

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疏

十三經注疏 春秋左傳五十 昭公 二

抑君有命可若何。正義曰抑語助若如也言吾有讒子謂多僚也雖知其讒公飲之酒厚

既不能殺多僚華雖杜為君有逐龜之命可如何言無如之何遂謀逐之

酬之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從才用反張句尤之張句華龜臣尤怪賜之厚句古害反本亦作與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劔而訊之子皮華龜訊問也訊音信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遺之

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可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

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

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龜家臣重直用反見賢通反勝音升任音王翩音篇劫司馬以叛而召

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愆起處反本或作衍雅音雖華

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

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鄘音容本或作墉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

也禍福何為物事對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

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疏分同至過也正義曰日月之行二至長短極故相過交則相食自然之理但日為君象

月為臣象陰既侵陽如臣掩君聖人因之設教制為輕重以夏之四月純陽之月時陽極盛陰

氣未作正當陽盛之時不宜為弱陰所侵以為大忌此月日食災最重也餘非陽盛之月為災

稍輕至於分至之月日食即不為災又解不為災之意以二分晝夜等似其同一道二至長短

極並行則相過以為理必相侵故言不為災劉炫云此皆假其事以為等差其實災之大小不

如此也且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先儒以為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

之月也而甚可醜惡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也而云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安在乎二

分之食不為災足明此是先賢寓言非實事也注二分至相過正義曰日之行天一日一

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餘已得一周日月異道互相交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

入內也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一會祿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此自然之常數也交數滿則相過非二至乃相過也傳之所言以二分日夜等者春分之時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之時朔則日在角望則月在婁婁角是天之中道日月俱從中道故晝夜等似有體敵之理月可敵日冬至之時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之時朔則日在井望則月在斗斗井南北晝夜長短之極似若月之極長可以掩日然故云至相過謂絕相縣殊也此至唯冬至耳言二至者全句以成文此皆假託以為言也以日者天之大明人君之象不可虧損故於正陽之月未法為重於分至之月其害為輕於餘月之食其災為水假之

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陰侵陽是陽不勝陰

疏 其他至為水。

正義曰其他月非分至之月則為災日食是陰侵陽是陽不勝也故日食常為水災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秋大水此二十四年五月日食梓嶺曰將水昭子曰旱也其年八月大雩旱也則亦不是常為水也又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春分之月而云魯衛惡之常水之言既無其驗足知是賢聖假託日食以為戒耳

於是叔輒哭日食

意在於昭憂災

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登前年奔吳

齊烏枝鳴戍宋

烏枝鳴齊大夫

廚人濮曰

濮宋廚邑大夫廚直誅反濮音卜

軍志有之先人有

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

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悉薦反後戶豆反盍

戶臘反

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貢

二帥吳大夫。帥色類反注同雒古含反貢音云又音圓

華登帥其餘

以敗宋師公欲出

出奔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君請待之

請君待復戰決勝負。而不能送亡君絕旬復扶又反下文復卽之同

疏

而不能送亡君。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柱注不明亦似上屬

乃徇曰楊微者公徒也

微識也。徇似從反微許歸反說文作微識本又作幟申志反又音昌志反一音式

疏

注微識也。正義曰禮記大傳云聖

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改正朔殊徽號鄭玄云徽號旌旗之名也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茷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鄭玄云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帥帥旅帥至五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凡此言以也象也皆謂其制同耳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夜事戒夜守之事也草止者慎於夜於是主別其部職如鄭此言則徽識制如旌旗書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上被之於背以備其死知是誰之尸也士喪禮云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賴末長終幅廣二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今之銘旌旗幟也此生之徽識如死之銘旌其制之大小蓋亦如銘旌也書其官名即今之軍記令其各自揚徽欲知其助公多少如漢書絳侯之令軍人云為劉氏者左袒眾從之公自楊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陽正東門名楊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

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

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去邑呂反彼多兵矣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廚人

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裏音果荷何可反又音何

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僂音力主反說他活反下注同華姓居于公

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為軍不十一月癸未公子

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曹大夫又音紫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

忌齊大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晉今還衛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赭丘宋地音鄭

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鴛鄭翩華氏黨鸛鴛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董

為右子祿向宜莊董音謹本或作莊董父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呂封人華豹華氏

呂封人華豹。正義曰呂邑封人官名豹即下文華豹是也。本或豹上有華王肅董過並云呂封人華豹釋例譜一人再見名字不同皆兩載之。宋雜人內有呂封人豹華豹爲一人知此本無華也。今定本有華。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則關矣。注傳失關

引弓。注之樹反關鳥環反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相息亮反豹射出其間。

出子城子祿之間。射食亦反。又音食夜反。及注皆同。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更音庚疏曰服虔云狎更

也。子城謂華豹曰不更射爲鄙。鄙一曰城言我不習故鄙然則豹已關矣。何慮不射。公子城何當屬之云不更射爲鄙。城方與豹相射此非謙讓之所又何須自言不習爲鄙服之二說皆非杜尙

訓狎爲更言更遞也。城謂豹女頻射我不使我得更遞是抽矢。豹上城射之殪。豹死。殪一計反

爲鄙也。豹服此言故抽矢而止。此豹亦不達軍之戰禮也。抽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殪一計反

張句抽矢而下。受長丈二在車邊。反音殊長直亮反又如字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軾。折之設

反下及注同。扶伏並如字上又音蒲下。又蒲北反。本或作匍匐同。又射之死。死句干鑿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汝於君

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乘繩證反注及下同干刑而從子君焉

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又死。焉於虔反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

見華貍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事在襄二十三年。搏音博呼好故反貍曰子無我廷不幸而

後亡。廷恐也。廷求枉反恐上勇反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貍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

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睢音雖復扶又反楚遠越帥師將逆

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爲明年華向出奔楚傳。遠于委反疏諸侯唯宋事其君。正義曰言諸侯之內唯宋之臣民善

事其君古以前未嘗有叛逆者也俗本或無其字若無其字則是唯宋事楚檢於時宋國不屬楚也○王曰而告我也後○正義曰謂大宰犯諫在華登出師之後○蔡侯朱

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

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

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盟于鄧依陳蔡人愬音素其子有

二心故廢之子謂朱也靈王殺隱大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德君必甚○正義曰荷恩謂之

德言荷君恩必甚也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公如晉

及河鼓叛晉叛晉屬鮮虞晉將伐鮮虞故辭公將有軍事無暇於待賓且懼泄軍謀○泄息列反又以制反

經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言自南里別從國去○別彼列反○大蒐于昌間無傳○蒐所求反間如字○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

鞅如京師葬景王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王室亂承叔鞅言而書之未注承叔至

義曰傳曰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是魯史承叔鞅之言而書之也閔馬父聞叔鞅之言乃遙度其事云子朝必不克是未知誰是誰非也故史但書曰亂不言某人某人為亂魯史書事必待告乃書傳聞行言不書之此承叔鞅之言即書策者魯是周之宗國既聞王室之亂義當釋

位救之魯聞周亂所憂在已承言既書見魯之憂王室也公羊傳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其意言兄弟爭位室內自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

其亂不及外國故指言王室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

書名未即位○單音善注辟子至即位○正義曰傳曰鞏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鞏九勇反難乃旦反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圖車次于皇是辟子朝之難

出居皇也王人在皇告故書皇也景王既葬猛當成君仍書名者王室大亂未得以禮即位故也如莒展弒君而立未會諸侯元年書莒展與出奔吳鄭忽嗣父而立鄭人賤之不以為君

桓十一年書鄭忽出奔衛然則未成君者法當書名此王猛雖未即位異於諸侯故稱王而以名繫之劉炫云以王當國亦如莒展以名繫國也 ○秋劉子單子

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鄭鄆今河南縣晉助猛故 ○冬十月王子猛卒未即位故

疏 注未卽至言崩○正義曰未卽位不成爲王故不言崩也書王子猛卒者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

日有食之無傳此月有庚戌又以長麻推校前後當爲癸卯朔書癸酉誤 **疏** 注此月云云○正義曰案傳十二月庚戌晉

癸酉朔其不得有庚戌也又傳十二月下有閏月晉箕遺云云又云辛丑伐京辛丑是壬寅之前日也二十三年傳曰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則辛丑是閏月之晦日也又計明年正月之朔

與今年十二月朔中有一閏相去當爲五十九日此年十二月當爲癸卯朔經書癸酉明是誤也故言長麻推校十一月小甲戌朔傳有乙酉十二日也又有己丑十六日也十二月大癸卯

朔傳有庚戌八日也閏月小癸酉朔傳有閏月辛丑二十九日也明年正月壬寅朔則上下符合矣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 莒子將戰

苑羊牧之諫牧之莒大夫○苑於元反牧之州牧之牧 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

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莒地○帥所類反下之還嫁反 齊侯伐莒怒 莒子行成司

馬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 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地門也 莒於是乎

大惡其君爲明年莒子來奔傳○惡鳥路反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

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爲宋宗廟之羞恥 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

能媚於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 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曰戰君曰余必臣

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殫

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

患宋以義距之。過音古。禾反亢苦浪反衷音忠。

疏

無亢至亂人。○正義曰亢

高也衷善也弊勸也無高貴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爲惡也易曰亢龍有悔言其位高也

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

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能無爲也已

言華氏不能復爲宋患

疏

若華至也已。○正義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戰或敗諸侯之師也

○復扶又反下復欲同

楚恥無功而疾戰戰勝則楚獨有功二者並非吾諸侯之利也聞

楚師將至華氏即出亦是楚之功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此華氏亦無所能爲也已言雖放

令出亦不復能爲宋害言宋人慮更爲害決欲取殺之故諸侯之成固請出之宋人乃從之

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

華龜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

華龜已下五子不書非卿。○省悉井反又所景反臧子郎反

宋公使公

孫忌爲大司馬

費遂邊邛爲大司徒

邛平公會孫代華

樂祁爲司馬

祁子罕

犁。○犁力私

仲幾爲左師

幾仲左孫代向

樂大心爲右師

代華

樂輓爲大司寇

輓子罕孫

以靖國人

終梓慎之言三年而後弭。○弭彌氏反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

子朝景王

賓起子朝之傳。○朝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云朝

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

賓孟欲立子朝爲大子。○

疏

其傳故朝起並有寵於景王也。與賓孟並談說之欲立朝爲大子

說如字又音悅語魚據反

周語云景王從殺下門子乃云賓孟適郊見雄雞賈遠云下門子周大夫王猛之傳也景王欲立

朝故先殺猛傳然則王與賓孟言說既欲立朝乃殺猛傳議久不決故賓孟假雄雞斷尾以勸之

○注子朝至之傳。○正義曰二十六年傳子朝使告于諸侯云單

劉贊私立少知朝年長於猛也賓孟欲立子朝明是子朝之傳

○獻公劉摯伯食劉狄穆公單旗。○食

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

單穆公

獻公劉摯伯食劉狄穆公單旗。○食扶粉反一音扶云反摯音至下同

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

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子朝有欲位之言故劉蚩惡之惡鳥路反去起呂反有欲位之言一本位作立

疏劉蚩至去之

果決有知謀者也願得殺賓孟去子朝所以疆單子之心故劉子亦與同志共立子猛也於賓孟云願殺之於子朝云願去之者朝是王之寵子王在不可專殺願逐去而已獻謚法知質有

聖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

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

○斷丁管反憚待旦反犧許宜反

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

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

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於雞○遽其據反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

犧王已則無患害已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難乃旦反

疏以犧牛鄭玄云犧純毛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

牲牲鄭玄云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牲體完具也又曰祭祀共犧牲以授充人繫之鄭玄云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然則祭祀之牲選其毛羽完具者養之以為犧犧者寵養

祭牲之名賓孟感雞以毛羽牲具恐其被養為犧故自斷其尾殘毀其形賓孟怪而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言此雞難畏其被寵養也賓孟因此感悟疾歸以難事告王且又言曰雞其憚畏

為人用乎人則異於是雞矣雞被寵飾終當見殺人被寵飾則當貴盛此其所以異於雞也犧者寵牲之名因以犧喻寵子即名寵子為犧言寵愛為犧者依法用牲今寵愛為犧者乃實用

人言犧當用純德之人猶如祭犧當用純色之牲也他人之有純德寵之如犧後實招禍難矣己子之有純德寵之如犧有何害也但人有親疎若疎人被寵愛為犧實為禍難者己家親屬

寵愛如犧有何患害他人謂子猛親屬謂子朝也犧者實用人上人是對牲為稱普據凡人也人犧實難此下人據疎外之人人字雖同上下人意異○注雞犧雖見寵飾○正義曰犧者繫

養之名耳言寵飾者當養之時必為之服飾以異之如今之繫五采也史記稱楚王欲以莊周為國相謂使者曰郊祭犧牛養之數歲衣以文繡率入大廟是時欲為狐豚豈可得乎是亦飾

之事○注言設至異之○正義曰賓孟言人犧實難假疎人以為說人為疎姓之人寵養疎人擅權害主故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假借他人以權或將反來害己子猛

雖亦王子不得王寵與他人無異使犧在己家則無害

王弗應

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

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應應對之應注同

疏

注十五至不應○正義曰賈逵以為大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鄭眾以為壽卒王命猛代之後欲廢猛立朝耳服虔以賈

為然杜今從鄭說者二十六年傳閔子馬云子朝于景之命則景有命矣若不命猛更命誰乎若子朝子猛並未命俱是庶子朝年又長於次當立自求為嗣宜矣劉蚩何以惡其為亂而欲去之若俱未被立王意不偏羣臣無黨王命為嗣則莫敢不從何須將殺單劉以立朝也杜以此知大子壽卒王立子猛為適其後復欲立子朝而王意未定賓孟感難自毀因此盛稱子朝之美王心許賓孟故不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北山洛北芒也應慮其泄言也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錡魚綺反澗古晏反。

注四月十九日正義曰此於乙丑之下言四月十九日戊辰之下言二十二日顯言此二日者此年之傳其日最多經之與傳又時月多錯故此顯言二日欲令自此以下依次推之易驗耳戊

辰劉子摯卒二十無子單子立劉蚩金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見賢遍反注同。遂

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疏注王子猛次正。正

義曰猛朝俱是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故也公羊多有次正之語杜取為說猛為次正不知其本蓋是大子壽之母弟或是穆后姪姊之子或母貴也。晉之取

鼓也在十既獻而反鼓子焉獻於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

略行也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行下孟反。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糴音

狄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鳶悅全反鞮丁今反佗徒多反守手又反又如

字○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

亂百工百官也靈王景王之孫。喪息浪反下注羣喪同。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要一遙反餞賤淺反。以逐劉子逐伯蚩壬

戌劉子奔揚揚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

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與子朝黨也。召上照反與音

喚曰不殺單旗不提旗單子也。旗音其捷才接反。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

之從還謀也。背音佩下注同。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注頃子至劉黨。正義曰

此下二十三年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故知是單劉黨也。遂奉王以追單子王還及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令單

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說如字又音悅。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丑奔于平時

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奔于平時疏及領至平時。正義曰此上言子還夜取一本作于平時音止又音市下同本或作平壽誤

盟必來來而殺之王子還遂奉王追單子及領遂與重盟而還殺摯荒者為前取王如莊宮令單子失王而出奔更殺摯荒以解說此事單子覺還欲背及奔平時羣王子追

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醢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注八子靈景之族。正義曰以上言王子還此八子還居其首還既稱王子明八子皆王子也故知靈景之族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

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也叔

鞏九勇反疏簡公平公。正義曰謚法一意不懈曰簡布綱持紀曰平。注皆為子朝所敗也

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經所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

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

時遂如圖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圖音補疏注戊寅至月誤。正義曰傳言七月戊寅杜以長麻推枝之戊

寅是七月二日明傳是也經書王猛居皇乃在六月下知經六月誤也

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鄆盼伐皇鄆盼子朝黨。鄆音尋盼許乙反大敗獲鄆盼壬辰

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五十昭公七

焚諸王城之市焚邾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

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疏**注百工至所敗。正義曰知單氏所敗者以上云伐單氏下云

反伐之是單氏反伐百工也若單氏被敗焉能反伐百工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園百工所在洛陽東南有園鄉。圍魚呂反

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躒力狄反及焦瑕

溫原之師焦瑕溫原晉四邑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疏**注丁巳至秋誤。正義曰傳言冬十月丁巳杜以長麻推之丁巳是

十月十四日經書此事在秋其下乃有冬知經誤庚申單子劉蚘以王師敗績于郊黨所敗前城人敗

陸渾于社前城子朝眾社周地。社市者反本或作杜下皆同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

王**疏**注乙酉至悼王。正義曰傳言十一月乙酉杜以長麻推校之乙酉是十一月十二日知經書十月誤也上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悼王即猛也經書為卒傳言其謚故解之雖未

即位周人謚曰悼王敬王猛之母弟敬王位定乃追謚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已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句。句故害反

疏注敬王至子句。正義曰敬王名句本紀文也本紀不言敬王是猛之母弟先儒相傳說耳謚法風夜共事曰敬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

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烏。督音篤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

于谿泉賈辛所軍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洛陽西南

有大解小解。汜音凡解音蟹任音任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行戶郎

反詭九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謝取邾師婼勅略反○癸丑叔鞅卒無傳○晉人

執我行人叔孫婁

稱行人譏晉執使人。使使吏反。

疏

注稱行至使人。正義曰傳證魯取邾師則是魯有罪矣而譏晉執者此諸侯有罪盟主當以

師討之不宜執其使人故譏之。

○晉人圍郊

討子朝也郊周邑國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後從起。

疏

注討子至從起。正義曰往年傳閏月辛丑晉師王師伐京毀

其西南注云京子朝所在此年傳正月王寅朔二師圍郊許辛丑王寅朔日耳蓋京城既毀郊是子朝之邑故二師圍之故云討子朝也郊不繫周者大都以名通也傳稱朔日圍郊至癸丑乃叔

鞅卒癸丑正月十二日也是圍郊在叔鞅卒前也晉人來告圍郊不以圍郊日告之告在叔鞅卒後故經書在後是從起也圍郊在朔或亦在叔孫婁如晉之前但行無日未必不以朔行據鞅卒有日而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不書楚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與音餘父音甫。

疏

至雞父。正義曰此戰獲胡沈之君是胡沈君自將也頓序於上頓亦君自將也獲陳大夫陳是大夫將則蔡許亦大夫將也故云頓胡沈蔡陳許君在臣上各自以大小序耳桓十三年經書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不每國書師而摠云師者傳無其說杜不為注是史略文非義例也賈

逵云不國國書師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案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曰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亦是同役而不同心彼既不變其文此何當變文以見義乎賈之妄。注不書楚楚不戰。正義曰杜知楚不戰者以傳云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先

犯胡沈與陳三國敗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是戰於雞父之時先犯胡沈陳後破許蔡頓也六國既陳戰敗而奔下傳始云楚師大奔是大國敗後楚師怖懼不得成陳望風而奔故傳云不言戰楚未陳杜云不書楚楚不戰劉炫用服虔義云不書楚楚諱敗

不告然則必其楚人來告容或諱敗若吳人來告豈代楚諱乎劉違背傳文而規杜非也。

髡沈子逞滅

國雖存君死曰滅。注國雖至曰滅。正義曰公羊傳曰君死子位曰滅其髡苦門反逞勅逞反。疏意言本國雖存其君見殺與滅國相類據君身言之謂

之獲陳夏

大夫死生通曰獲夏鬻微舒。注大夫至玄孫正義曰宣二年鄭人獲華元玄孫。夏戶雅反鬻五結反。疏生獲也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死獲也故云大

夫死生通曰獲案世本宣公生子夏夏生御叔叔生微舒舒生

惠子晉晉生御寇寇生悼子諡諡是微舒曾孫杜云玄孫未詳。

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

○天王居于狄泉

敬王辟子水也時在城外。大音泰。疏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當從劉而居狄泉不是全無其事

十二經注疏

春秋左傳五十

昭公

八